

春宵谜

CHUNXIAOMI

戈振纓 著

5

山东文艺出版社

春 宵 谜

戈 振 纓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省诸城市第二印刷厂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231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ISBN 7-5329-0346-X

·305 定价 3.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老作家戈振纓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写一窃贼在公共汽车上，无意中扒了一封少女的绝命书。正义感使他产生抑恶扬善的义举之念，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凶手。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要找的人，竟在一个走红的职能机关“接班人”名单上。悬殊的社会地位，使他象彷徨于圣殿门前自惭形秽的乞丐，人的良知则使他悟到自身的人格力量。然而，偏见的阴翳，却蒙住了一些人的双眼，使正玩弄一个流氓团伙于股掌之中的所谓“谦谦君子”，更加肆无忌惮。小说无情揭露了一个欺骗和蹂躏女性感情和贞操的文明骗子的伪善面目与肮脏灵魂，情节一波三折，内涵丰富深刻，从而在故事的顿挫中给人以反思。

一 乍暖还寒时候

(丁维芳之一)

一

我虽然知道，罗菲犯了严重错误，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是不能不同情他，为他惋惜，替他难过。总觉他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认为有很多情况都被有意扩大了。组织上给他留党察看二年，撤销讲师职称的处分，也太过分了。不只我一个人，我们女排的姑娘们都这样认为。相反，对于那个揭发他的人——男排教练王昭生，我却有点鄙视他。这个人派性十足，长期和罗菲闹不团结，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挟嫌报复。这种人最可耻，也最可恨。

罗菲是我们市体育学校和三大球集训大队最受欢迎的一位政治理论讲师。我们这些打球的年轻姑娘，都喜欢听他讲课。同样的内容，即使非常生硬的道理，他也能讲得十分生动。他虽然已经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了，却是我们这群年轻姑娘最喜欢接近的大朋友。有啥心事也愿找他谈。我们跟他一起谈比赛、谈训练、谈学习、谈吃穿，有时也谈恋爱

与婚姻。他很善于启发你去深入思考问题，经常诱导我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进行开掘与探索。有时他竟会捕捉到我们埋藏得很深的真正的“自己”，使得我们既感到新奇有趣，更受到深刻教育，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进取精神。我们正是为了争取做一个既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又有高度文化知识修养的新一代青年，并在他的直接辅导下，开始自学哲学、心理学和外语的。

像他这样一个好同志，又怎么会和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年轻女会计发生那种关系？他甚至还挑拨人家闹离婚！——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谜。

不，不会的，这决不会是真的。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近几天来，每当我们黎明起身，到郊区跑步锻炼，就会看到他一个人沿着铁路附近那条大灌渠徘徊游荡。默默地低着头，有时看着天，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喟叹！我情不自禁想要跑过去安慰他几句，可是，终于还是拿不出这个勇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我是个没结婚的姑娘。而他又恰恰是一个在两性关系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年汉子。他的那位女当家沙建明，现在正在严密地监视着他，对所有敢于接近罗菲的女人，都要恶狠狠地盯住你，简直要把你一口吞下去。你瞧，她那张冬瓜似的吊丧脸，一双嵌在肿眼泡里的三角眼，既可厌，又可怕。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看过这个女人一眼，他就会失去接近罗菲的勇气。

我的这位沙建明阿姨，是体育大院颇负盛名的泼妇，每当我从她们那座宿舍楼前经过，经常听到她家窗口传出一阵阵恶声秽语的叫骂。她骂儿女，骂罗菲，也指桑骂槐骂周围的

邻居和机关里的干部。叫人奇怪的是，当年像罗菲这样一个聪明睿智，多才多艺的青年，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位粗俗不堪的女人！而罗菲做为一个最善于教育人、帮助人的政治教师，婚后十几年，却未能教育好身边这位性情悍泼的夫人！相反，他为了逃避这不幸的家庭，或者只是为了麻痹受难的神经，却跑到新婚不久的女会计何香云那里去寻找安慰，结果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至于那个何香云，更是个淫秽不堪而又自私下流的典型。她为了博取罗菲这位风流潇洒的中年才子的爱情，或者只是一时情欲的冲动，利用罗菲精神上的苦闷，把他勾引上了钩；可是，问题暴露以后，却说罗菲诱奸了她，更无耻的是，她不但把一些肮脏细节，绘声绘色合盘托了出来；还把一些涉及领导威信私房话，也添油加醋地做了所谓揭发、交待。结果，严重地离间了罗菲和领导的关系。于是，对罗菲问题的处理也随之被人为地升了好几级。——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加重(或者减轻)一个人的处分，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

我当然知道，罗菲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不适当的过重处分，却只能使他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会毁掉这个人。这使我感到不安。我一直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接近他，安慰他，帮助他，并进一步了解他。可是，这又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女人，特别做为一个未婚姑娘，居然连理解人，同情人的自由，都需要付出代价去争取，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悲哀吗？

这使我想起八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和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胡娜的一场争论。

那时四人帮还没倒台，学校教育还被左的教条主义统治着。可是，作为中学生，思想框子还是比较小，而且，多少都还受点造反精神的影响，因此说话也比较大胆。一天，在班级学生的一次批孔会上，这位颇具辩才的胡娜姑娘，在慷慨激昂地批判过孔老二的“女人与小人难养论”之后，接着就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做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新中国的女青年，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勇气，打破孔老二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横扫一切封建陈腐的女人观，力争做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

那时我也是少年气盛，对她的这番议论很不以为然。只等她发言一结束，马上站起来反驳道：“我真佩服胡娜同学的勇敢精神，居然有勇气当众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现在让我反问胡娜同学一句：如果现在有一位男同学站出来宣称他要做一个不像男人的男人，你将会怎样鄙视他，蔑视他？既然，男人应该理直气壮做一个像男人的男人，那么我们女人为啥就没有胆量做一个像女人的女人？——我和胡娜同学正相反，我要努力争取做一个具有远大革命理想、高尚革命情操的最像女人的女人！”

我的这段雄辩的议论，当时曾博得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我也因此一度成为同学们一致推崇的雄辩家。很长时期我都在为此而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可是，事到如今，生活实践终于证明，“女人”活得该是何等沉重！即使想做一个不像“女人”的人，似乎都要拿出被杀头的胆儿。

当前，我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有没有勇气去接近罗菲，了解罗菲，帮助他解脱。可是，可是，……这最后的决心，为什么竟如此难下呢？我一直都在为此自寻烦恼，陷进

深深的思想矛盾中。

幸而一件意外的(不,实际上也是早在意料中的)大喜讯,把所有这些烦恼都一扫而光了。

新年刚过去,春节前不久,国家体委给市体委来信,商调我去国家女排集训。啊!只要再经过一段艰苦的拼搏训练,我就有可能成为正式的国家队的成员了。冲出亚洲杀向国际排坛的愿望就有可能实现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精神振奋的好消息?我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了。

是的,只要一离开这个市体育大院,也许就可以摆脱开罗菲问题的困扰了。

二

春节刚过不久,一个星期天,也是节后第一个好天气。满窗的阳光晒得人心暖煦煦的,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队友们听说我要去国家女排集训,趁着放假,都跑到我家来向我祝贺。

我妈是市体委的主计会计,我们家宿舍就在市体育大院宿舍区的一栋老式平房里。和市体育学院以及三大球队只隔着市体委一座办公大楼。每到比赛,训练任务稍一宽松,或者休假期间,我就往家跑,队友们也经常到我家来玩。这以来我们家很自然就成了市女排的一个小小俱乐部。本来按规定球队两星期要休一天假,可实际上遇到比赛训练任务一吃紧,几个月也难得休息一天。只有春节是个例外。为了照顾外地队员回乡探亲,假期也比较长。假期前后训练任务安排

得也比较宽松，两星期一天的例假，也能按时休息。每到这时我们除了抓紧洗衣服，逛逛商店，就是想尽法子玩个痛快。如今遇上这么个好机会，大家自然都不肯轻易放过了。

刚吃过早饭没大一会儿，四五个姑娘一窝蜂似的飞来了。一进门儿，大姐辛自芳就带头嚷起来：“小丁！小丁！在你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请姑奶奶吃点啥好东西？”

接着刘艳珍、陈燕、孙静几个人也跟着嚷道：“你今天如果招待不好，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可小心点儿，后门的钥匙就攥在咱手里。咱不开后门，你就别想离开市女排。”

当时，只有余眉眉笑着没作声。她是我在市女排最要好的朋友，又是合作得最好的“得分手”。每次来我家，她都是以半个主人的身份替我招呼客人，和我开玩笑总是多少有点约束。

正在这时，妈妈笑着一手端着一盘瓜子儿，一手端着一盘花糖从里屋出来，一边往桌子上放，一边说道：“这是地道的傻子瓜子，是我们家老丁到上海开会时带回来的。”

我即刻接口笑道：“这原是准备招待傻子的。您不怕变成傻瓜，就使劲吃吧。”

“你别跟姑娘要贫嘴。有啥好东西尽快贡献出来，不要光留着给‘他’一个人吃。”

辛自芳的这个“他”字用了特别加重的语气，刘艳珍马上接口说道：“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还是请各位委屈点吧，吃点花糖和瓜子也就可以了。可不能逼着人家把爱情的果实也奉献出来给咱们享用啊！”

这些笑话叫人听了实在心烦，她们说的这个“他”，显然指的是男排的那个替补队员高鸣凯。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却又不便当众解释。我这里正不知说啥好，妈妈又从里屋端出一大盘子刚刚洗净的苹果。妈妈原是来苹果之乡的烟台，很善于保存苹果。如今春节都过了，她保存的苹果依然皮鲜肉脆，就像才从树上摘下来的。刘艳珍这时手里正抓了一把瓜子，才嗑了一颗，一见这么好的苹果，赶紧把瓜子放回盘子里，随手又抓起一只苹果，也顾不得削皮，就大口咬着吃起来。

妈妈看她吃得怪来劲儿，笑着说道：“您愿吃就使劲吃，我这里还有半瓦缸。您要吃了我的苹果，保险越吃越漂亮。将来准能找个才貌双全的好女婿。”

“哎哟！宋阿姨这苹果还有这么大的神力呀！怪不得小丁长得这么俏哩，原来是吃宋阿姨的苹果吃的。这比吃雪花膏，喝花露水还有效哩。那么小丁和眉眉今后可不许再吃了。”这位辛自芳大姐老喜欢开我和眉眉的玩笑。

“那，那是为啥？”刘艳珍一边啃苹果，一边故作不解地问。

“这还用问吗？她们俩现在已经够漂亮了。每到赛球，观众都顾不得看球，光顾得欣赏球星美人了。啦啦队也专门为她俩鼓劲儿，电视台也专拍她们俩的特写镜头。她要再漂亮，那还了得吗？咱们这些丑丫头再打球就没人看了。”

辛自芳这个尖嘴猴儿，本来就能说能闹，近来因为找了个好对象，已经是个有“他”阶级了，思想越发解放了。我们这些姑娘们说不出口的话她敢说，我们不敢做的事她敢做，简直成了辛胆大了。

余眉眉这时正忙着替大家削苹果，红着脸儿朝辛自芳骂

道：“咱市女排就数你的嘴尖，一时不作弄人，你就不能过。你可小心，你要把姑娘惹恼了，我可饶不了你。你别忘了你那小辫子还攥在你姑娘手里呢。我一直没好意思揭你，你今天倒来招惹起我来了。”

余眉眉几句话就把个能言善辩的辛大姐给镇住了。张红着脸，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冒出了一句：“你，你别，别胡造谣言。”可是，让余眉眉两只大眼使劲儿一瞪，就吓得她赶紧把脖子缩了回去。可这一下子反引得姑娘们一窝蜂围了上去：“嘻！嘻！今天可到了你出洋相的时候了！——小余！快说，是咋回事儿？”

“对！对！今天一定得让这个尖嘴猴儿吃点苦头。”

孙静、陈燕这两个小字辈的也在呐喊助威。

显然，辛自芳和她那位男朋友有啥“小动作”让小余给撞着了。这时刻如果当众给她亮出来，恐怕辛自芳会感到有点难为情。于是，我就悄悄向眉眉摆了摆手，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最好不要马上给她说明，这条辫子老攥在手里，对她更有威慑作用。你现在如果把盖子一揭，大家哈哈一笑，她也只不过把个脸一红，这一关也就过去了，这条辫子也就等于剪掉了，那就没意思了。这法宝再用就不灵了。”

“好！好！小丁这个意见很高明”。小余一边说一边把削好了的一只苹果递给辛自芳，“来！先吃个苹果压压惊。瞧！把你吓得脸都发青了。别害怕，看在小丁面上，今天暂时饶了你。不过你今后嘴可得老实点儿，你要再把姑娘惹翻了，我可要叫你当场出丑！”

可谁知道，这一来反而更加引起姑娘们的好奇心。刘艳珍带头嚷起来：“不行！不行！您别听丁维芳的，赶紧把谜

底儿给她揭开，别老憋着让人干焦急。”

“对！对！别听丁维芳的。”孙静也附合着说：“要我说小丁是有意替大辛打掩护，他们俩一定有攻守同盟。我怀疑小丁也有辫子抓在大辛手里。”

经孙静这么一嚷丫头们又都朝着我来了：“你有啥秘密也赶紧交待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彻底交待就不放你过关。你说，你说，前天高鸣凯到你这儿来，你都搞了些啥小动作？说！说！”

哟！瞧这架势，倒真像在开批斗会了。她们硬是把我和高鸣凯扯在一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个高鸣凯虽然只是男排的一名替补队员，可是，却是江南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也算得是一名高干子弟。人长得也还机灵，又有几分文采，这比起那些浑浑噩噩的花花公子来，就更显得稀有珍贵了。因此，不少的姑娘都喜欢围着他转。谁知这位众人瞩目的高公子，一个时期以来，总是喜欢接近我。我对他也并不讨厌。他经常把从江南老家带来的惠山泥人，雨花石子这类小玩意儿送我。我承认我们的关系比起一般同志要亲近一些，但是根本谈不上她们所指的“那个”。

“哟，哟，听各位小姐的口气，好像都对这位高公子很感兴趣。现在据我了解，他还是个没有主儿的小伙子。你们那一位要有这个意思，我倒是可以给您做一个穿针引线的红娘。”

谁知我这话刚出口，那位暂时没敢开口的辛自芳，却找到了下台的机会，抢着嚷道：“嘿！嘿！您大伙听见了没有？丁维芳有多么慷慨大方？这么一句话就把个得意郎君白白的送人了！”

“哼！她骗谁去？”刘艳珍把嘴一撇接着嚷道：“这么珍贵的宝贝她就舍得送人了？叫我说她这用的是金蝉脱壳计，妄想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一定要穷追不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让刘艳珍这么带头一嚷，孙静、陈燕也都跟着叫起来，硬是逼着我“交待问题。”

啊！糟糕。我越是辩解，就越发弄假成真了。我这里正感到难为情不知说啥才好，屋门却突然一下从外面推开，只见男排的那位主力队员大老黑——孟猛，哇！哇！叫着推着高鸣凯闯了进来。小高手里正提着一只精致的小纸盒。显然，他又给我送泥人儿来了。

由于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心里不由怦怦乱跳，闹得我愈发难为情。可那些坏丫头，偏偏又用了欣赏、捉弄的眼神死盯着我和小高。孙静还咬着陈燕的耳朵说了句啥，乐得陈燕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把刚喝的一口茶喷了刘艳珍一脸，更惹得满屋里的人，哈哈地笑得简直把屋顶都鼓飞了。

我这里正在发窘，大老黑又插进来嚷道：“瞧！高公子又给丁队长送泥人儿来了。丁队长家的泥人儿大概可以组成一支球队了。你这次进京一定要把它们带进京去参加国际比赛，让它们也去夺两块金牌回来。”

他说完就独自哈哈地傻笑起来。

小高这时真的不好意思起来，红着个脸儿悄悄地把个小纸盒往靠窗的写字台上一放，就默不作声地在靠墙角的一张藤椅里坐下了。

还幸亏姑娘们对那位黑猛子很不感兴趣，都不愿在他面前打闹说笑出洋相，因此，开玩笑的劲头很快就冷了下来。

我的心情也随之松弛下来。

姑娘们不喜欢黑猛子，却并不是因为他五大三粗、皮肤黝黑，主要还是因为这人太庸俗、太不识趣。姑娘们越是讨厌他，他却越是偏爱往姑娘圈子里钻，还经常不合时宜地给你来上点“幽默”。这就越发让人感到他俗不可耐了。他刚才进门时这一番傻里傻气的表演，就惹得姑娘们忍不住背过身去笑起来。特别是余眉眉，低着头捂着嘴，吃吃地笑得两个肩膀一抖一抖的。可谁知让她们这一笑，反而引起黑猛子的误会，以为自己的“幽默”得到了姑娘们的赏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就随手把小高带来的那只小纸盒打开，对着那尊泥塑的南极仙翁，打着哈哈说道：“嘿！嘿！嘿！瞧！这老家伙，听说丁队长要进国家女排，乐得他都合不拢嘴了。——来！来！仙翁同志，快跪下给丁队长拜个年，丁队长赏给你糖吃！”

姑娘们瞧着他那股不识趣的傻劲儿，越发笑得喘不过气来。

黑猛子虽然有几分憨气，却还不是个傻瓜。他似乎也发觉姑娘们的笑声里包含着嘲弄的成分。特别是看到我的脸色一直阴沉沉地很不高兴，也觉察到自己的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脸色陡然一红，笑意也即刻逃掉了一大半。这时辛自芳随手从盘子里抓起一把花糖和瓜子，往他手里一塞，说道：“仙翁自己不会吃，你替仙翁吃点吧。不过，吃了以后，你可得代表仙翁给丁队长拜年。”

于是，姑娘们又都哄地一声笑开了。

谁知这一笑，又鼓起黑猛子新的勇气来。一边噙着瓜子，一边指着书橱里摆着的泥人“贾宝玉”嚷道：“瞧！这

位宝玉同志，像不像高鸣凯？白白的脸皮儿，红红的嘴唇儿，大大的眼睛，老那么笑嘻嘻的，有多么讨人喜欢？”

“哈！哈！哈！像！像！太像了！”刘艳珍也忘了讨厌大老黑，首先表示支持和赞赏。接着辛自芳笑着瞅了我一眼，说道：“既然有个贾宝玉，那就应该有个林黛玉来和他配个对儿呀！”

糟糕，她们又都朝着我来了。幸亏眉眉这时看我有点发窘，赶紧抢着说道：“叫我说高鸣凯半点也不像贾宝玉，贾宝玉要生活在今天，可以肯定他不敢下场打排球。咱这里倒是有个人很像薛大傻子。我想薛蟠要生活在今天，上场打起排球来，一定也会有几分猛劲儿和傻劲儿。”

“哎哟！妙极了，妙极了！”

好半天没能插进嘴来说话的高鸣凯，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一边笑，一边瞅着孟猛一连声地叫嚷着：“真像！真像！”

这一来，姑娘们的眼睛又都集中到孟猛身上去。虽然《红楼梦》对薛蟠的相貌并没有着意刻划，由于电影戏曲、连环画……的宣传作用，大家对红楼梦人物却都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仿佛觉得眼前这个孟猛，和那位薛大傻子的形象很有点近似。你瞧，他满脸紫疙瘩，还一天三遍擦美容液、雪花蜜，这就使人越看越像越觉可笑。于是，就都嘻嘻地、嘿嘿地、哈哈地笑了起来。别的姑娘笑起来都有点“野”，唯有眉眉却笑得文明。你瞧，她一手捂着嘴，另一只手遮着半边脸和另一只眼，却露出另一只眼偶尔在孟猛脸上一瞥，接着侧过身去吃吃地又是一阵笑。

这一回大老黑可有点吃不消了。他虽然未必了解薛蟠是

怎样一个人，可是让大家这一阵嘲弄地疯笑，却把这位薛大公子的傻相给活活地烘托刻划了出来。只羞得他脸色涨得像颗紫茄子。他是既气恼又懊丧，却又不好发作出来。我望着他那狼狈不堪的傻相，觉得他怪可怜的，就瞪了小高一眼，用了大姐姐训斥小弟弟的口吻呵斥道：“小高！你真是胡闹，你怎么能拿大猛子和薛蟠作比较！薛蟠是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大猛子却是球队的一个以助人为乐的好队员。”

我这话说得并不夸张，孟猛不只排球打得好，和同志们的关系搞得也挺好，特别是对女同志更讲团结友爱。每逢姑娘们在院里洗衣服，他就忙着替你提水、送水、拉绳子晾衣服。每年夏天，大院里经常夜里露天放电影，他就忙里忙外替姑娘们搬凳子……。可是，我也知道，他的这许多“模范”行动并不太受姑娘们的欢迎。有的姑娘看露天电影，宁肯站得腰酸腿痛，也决不去坐大老黑搬来的凳子。倒好像那凳子让孟猛给抹上了傻子油，担心坐上去会污染了自己那条时髦的花裙子。如今经我对他这么一表扬，反而触发了姑娘们对他的厌恶情绪。显然，黑猛子做为一种笑料，此刻已经不再能够引起姑娘们的兴致。可是，黑猛子自己听了我对他的表扬，却有点沾沾自喜。于是，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正想给大家再来点“幽默”，结结巴巴还没听清他说了些啥，却听到有人敲了几下门。

我过去拉开门一看，哟！原来是记者毕冠华，就赶紧把他请了进来。毕冠华原是市《青年报》分工专访体育新闻的青年记者，他是我们体委大院的常客。和我们女排的关系搞得很熟。因此对他的来访我们都不感到意外。他一进门望着屋里挤满了这么多人，笑着说道：“丁队长还没接到正式调

令，你们就忙着开欢送会了？我老远就听见你们这里说说笑笑怪热闹。希望你丁队长能把队友们的笑声也给带进北京城去。”

“听！记者同志一进门就唱起喜歌来，怪不得体育大院的同志都叫你做红鹊雀。”余眉眉朝着毕冠华眉开眼笑地说。

不错，正因为他经常报导我市体育界的胜利新闻，替我们——从领导、教练到体育明星唱过不少喜歌，因此，就成了体育大院极受欢迎的红鹊雀了。这个人很知趣也很风趣，我们市女排的姑娘们都喜欢接近他。只要有会，我也愿意跟他多说几句话。只是由于他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个没有女朋友的单身汉，在我们单独和他接触时，却难免多少有点顾忌。不过在人多的场合，特别在我们女孩子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却都表现得十分大胆。不只是说说笑笑毫无顾忌，有时甚至敢于拿他开玩笑，寻开心，故意作弄他。可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应付自如。

辛自芳由于自己是个有“他”阶级，遇到这种场合，往往表现得更泼辣、更大胆。接着就笑着说道：“好啊！你来得正好。我们早就听说你是个红学迷，我们这里也正在谈论《红楼梦》。我想考考你，红楼里写了那么多的姑娘，假若让你挑一个做媳妇，你会选择哪一位？”

啊！辛自芳这个问题提得好极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些“单身姑娘”是很难说出口来的。经她这一问，屋里的姑娘们也都满有興味地望定了毕冠华，等着听他怎么样回答这个奇妙的问题。

毕冠华却没有急于马上回答，只是不慌不忙在我让出来